

今晚丛书

大悲禅院

与

天津佛教文化

杨红杰 智如 /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今晚丛书


大悲禅院



天津佛教文化

杨红杰 智 如 /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 978-7-5528-0664-9



9 787552 806649 >

定价：48.00元

《大悲禅院与天津佛教文化》编委会

主 编 杨红杰 智 如
副主编 文 高 陈 杰
编 辑 王振良 张 璇 周东江
 彭 博 朱孝兵 杜 琨
 陈 颖 王姝雅 马 成
编 务 高雯雯

十方名刹大悲院

罗澍伟

2007年1月，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由天津大悲院移供印度那烂陀寺六十周年，那烂陀寺曾是玄奘法师赴天竺取经说法的佛门圣地。这一盛举令世人见证了玄奘法师与大悲院的千古因缘，大悲院也因此而愈发扬名域中化外。

天津向有鱼盐之利，明清时期随着漕运的发展，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又与地方上的新兴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的推动不无关系。清初的天津，出现了一批因产销制度改革而骤然致富的盐商。盐商有钱有闲，但社会地位不高；文士无权无势，生活却倜傥潇洒。暴富的盐商极度仰慕文士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于是纷纷附庸风雅，争揽南北名流，广交文人墨客，以致在天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大悲院也就因此成了圈里的一个结点。

大悲院创建人释世高，本是一名诗人兼高僧，顺治初来天津，广结善缘，得卫守备曹斌资助，在野趣十足的河北密洼筑室三楹，水绕禅窗，寺无蹊径，名大悲院。大悲，佛门用语，佛欲使众生解脱，悲心广大，故称大悲。

世高极富文才，除日常登堂说法，常与盐商出身的骚人文士酬唱往还，并在大悲院内结草堂诗社，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这些人都有诗文集传世，其中不少诗篇，生动真实记录了他们往来于大悲院的萍踪和大悲院的昔日风貌。像龙震的《登草堂一层楼戏成》：“一溪秋水一鸥飞，一寺黄花一径微。一上一层楼上望，一僧独驾一舟归。”一层楼是当年大悲院后的一座建筑物，驾舟的僧人当指世高。另有首《坐草堂一层楼》：“水寺分秋色，寻僧每独游。不登七级塔，但上一层楼……”亦可见当年大悲院在诗人心目中的风光魅力。经过如此的渲染，大悲院声名远播，惹得当年大名鼎鼎的朱彝尊也情不自禁，挥毫为大悲院作记。

近代以来，天津四乡迅速城镇化，竟使大悲院野趣十足的幽僻景观不复存在。李鸿章的淮军“环寺列垒”，大悲院遂成驻兵之所；又以“大悲”不够吉利，改名大胜寺；20世纪初，这里建起了北洋铁工厂。大悲院虽屡遭世变厄运，终因名之所至，得以不废。

辛亥革命后，天津因工商业发达并有租界之设，遂成军阀政客云集之所。“去住浑无迹，青山谢世缘”，曾在政坛、军界风云一时的大佬，或慑于变幻无常的争权夺势，或厌倦尔虞我诈的混世生涯，在百无聊赖之中，开始烧香念佛，建立起不少参禅之所，争作佛事成一时风尚，大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态势。大悲院作为佛门总汇的地位，也因此契机得到巩固。

20世纪40年代，天津有复兴大悲院之举。此时正值日本占领军在南京雨花台发现装有玄奘大师灵骨的石函，经中国佛门弟子的严正交涉，除部分灵骨被盗运至日本外，其余分别迎奉于南京、北京、天津、广州和西安各大寺院中。迎奉至津的灵骨于1945年春自北京请来，即供奉在大悲院。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恩来总理致意，恳请将玄奘大师部分灵骨迎奉至印度。经中国佛教协会研究，决定将天津大悲院供奉之玄奘大师灵骨转送至印度那烂陀寺，大悲院另辟玄奘大师纪念馆，随后又建立起弘一法师纪念馆。1983年大悲

院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

若论始建年代，大悲院比不上国内其他古刹；若论建筑辉煌，大悲院也算不得出类拔萃。不过，几百年来，大悲院的名气，大悲院的影响，却不是一般的禅林所能比拟的。之所以如此，应与大悲院在天津的独特地位以及大悲院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密不可分。

目 录

001 代序：十方名刹大悲院 / 罗澍伟

往事钩沉

- 003 大悲禅院的时空内涵 / 尹树鹏
- 005 朱彝尊撰《大悲院记》 / 缪志明
- 007 好是一层楼上望 / 王勇则
- 010 小栗栖香顶过访大悲院 / 杜 鱼
- 015 大悲院的一件旧事 / 肖复兴
- 018 大悲院是否更名大胜寺 / 王勇则
- 020 镇海楼始末 / 王勇则
- 022 大悲院住持参加慈禧寿辰活动 / 王勇则
- 027 大悲院与北洋劝业铁工厂 / 张绍祖
- 029 造币厂租用大悲院 / 律神湖
- 031 大悲禅院与兵乱 / 高 伟
- 034 大悲院因何得以保留 / 章用秀

- 036 徐悲鸿为弘一大师造像 / 李凤池
039 供奉玄奘法师顶骨舍利 / 章用秀
041 大悲院供奉玄奘顶骨 / 刘景周
043 大佛寺铜像曾移奉大悲院 / 张绍祖
045 大悲院接待外宾 / 吉朋辉

人物留踪

- 049 大悲院和世高上人 / 崔 锦
051 草堂社与世高禅师 / 章用秀
053 龙震记诗僧世高 / 吴裕成
055 石涛与世高 / 崔 锦
057 梁洪与大悲草堂诗社 / 辰 月
059 黄谦与天津最早的文学社团 / 缪志明
061 倓虚大师的建寺弘法之志 / 然 君
063 倓虚与大悲院复兴 / 李新生
065 倓虚法师讲经的风范 / 尹树鹏
067 靳云鹏与大悲院 / 周利成
069 广洽法师与大悲禅院 / 张金声
071 陈铁卿与《大悲院志》 / 葛培林
073 龚望与大悲禅院 / 张金声
075 赵朴初与大悲禅院 / 张金声
077 拜会周绍良先生 / 章用秀

大悲谈屑

- 081 古刹大悲院谈屑 / 甄光俊
083 大悲禅院与妈祖信仰 / 李治邦
085 大悲院的山门 / 高 伟

- 088 大悲禅院的佛门瑰宝 / 章用秀
090 张霏的大悲院诗 / 缪志明
092 水西庄文献中的大悲院 / 韩吉辰
094 有关大悲院的一组诗 / 张培锋
096 《大公报》记录的大悲院 / 方 博
098 大悲院两题 / 吴裕成
100 大悲院的腊八 / 方 博
102 香品标签折射民俗生活 / 由国庆
104 古刹禅影香花券 / 罗 丹
106 儿时记忆中的大悲院 / 高 伟
108 大悲院寻钟记 / 高 伟
110 我塑大悲观世音像 / 王家斌
112 我与大悲院的书法情缘 / 陈启智

海光钟声

- 117 海光寺得名于白洋淀 / 王勇则
119 海光寺大钟遗闻录 / 杜 鱼
128 海光寺诗僧成衡 / 王勇则
148 金允植流连海光寺 / 王勇则
153 醇亲王驻节海光寺 / 杜 鱼
158 雷穆森笔下的海光寺 / 任广玉
160 王闳运笔下的天津海光寺 / 王勇则
167 海光寺与望海寺 / 方 博
174 海光寺庙产案始末 / 王勇则

津沽梵音

- 197 天津的外来和尚 / 缪志明

- 199 张霖咏紫竹林僧 / 缪志明
- 201 天津诗人与挂甲寺僧子憨 / 缪志明
- 203 津门古刹望海寺 / 章用秀
- 206 駉駉高阁接青冥 / 章用秀
- 209 盘山佛缘 / 韩嘉谷
- 211 盘山黄精伴山僧 / 金学钧
- 213 千像寺的红色印记 / 刘育宏
- 216 梁思成与宝坻广济寺 / 张殿成
- 218 武清区的佛教遗存 / 侯福志
- 220 大沽三座菩萨庙 / 吴裕成
- 222 与潮音寺同源的观音寺 / 李学韩
- 224 天津租界的日侨佛教组织 / 周梦媛
- 227 徐蔚如与天津刻经处 / 曲振明
- 229 刘云若小说里的佛教元素 / 侯福志

往事钩沉

大悲禅院的时空内涵

■ 尹树鹏

大悲禅院建于明代，它为什么选址在潞河东岸的窑洼，没有文献给予说明。笔者以为，应该将明代的佛教发展状况和院址关联起来分析。

元代对汉地佛教严加管控，仅有禅宗一派尚可活动，到明代又制定了一套管理佛教的规章制度，规定出家者不许与民间杂处，不许奔走市村；再加上有几个皇帝信道教，道教势力遂超过佛教的影响。尽管如此，禅宗的“坐禅”和“静虑”，仍然非常符合当时文化背景下一些文化精英的追求。

天津老城和众多居民点在明代没有佛教寺院，名门望族还没有普遍信佛。比如天津名门华世奎家族在老城所建的华氏大院，就是老城里道观“泰山行宫”的原址。而大悲草堂建于东沽，即后来的窑洼地区。此处显著的特点是闲静。潞河这段河道东岸的堤防止于堤头村，以下没有堤坝。它是三岔河口以东多条减引河放淤地区，遍地为芦苇荡和野菊花；又是途经塌河淀南下迁徙候鸟群的栖息地，常有雁群和一些鹤鹑在此处觅食。在此处选一块高地，既可看到潞河上的片片白帆，又能见到

雁鹤等野鸟在此小憩，还能感受到风吹芦荡的响声带来的空旷感。所以，世高于明末在此创建了大悲草堂。

世高（1621—1700）号退居，著有《退居诗集》，诗学造诣很高。从其名号可推知其为明末遗民。清初，一批文化人在思想上尚未归顺清朝，保持气节，同时参禅顿悟，形成出世的精神状态。这也促成了世高、黄谦、龙震、张霫、梁洪等天津文人在大悲草堂结成草堂诗社。世高的诗风被诗界评价为“虽脱口而出，如不经意，要皆冲闲淡雅，渐近自然，宛有古高士风”。这段时间世高被称作禅人，他结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施往来行人，并将此处建成文人雅集的场所，促进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顺治十四年（1657）至康熙四年（1665），时任部选守备的曹斌捐俸钱继之，筑室三楹，题曰“大悲禅院”。此时草堂诗社诸君的诗文内容和风格，都已有了明显的禅意。如龙震写“寻菊入秋寺，篱香晚磬幽。登高人去尽，水月满空楼”，又写“悠然尘盍尽，最是草堂中。吟对僧白头，闲消花气红。方塘溢宿雨，高树落清风。坐到忘言后，心空境亦空”。

在以后的岁月中，大悲禅院经历了数次重建、扩建，愈加辉煌壮观。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它被密集的建筑所包围，当初的地理景观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旧有的诗文中去感知闲静风光曾带给人们的超然，去理解大悲禅院的禅意时空。

朱彝尊撰《大悲院记》

■ 缪志明

在天津大悲院早期文献中，清初朱彝尊所撰《大悲院记》乃重要之文。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宏词科，是一位博通经史、著述宏富的大文人。其诗与王士禛齐名，二人遂被尊为南北两大宗；词则为浙西词派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所纂《词综》《明诗综》《日下旧闻》《经义考》等，多腾誉学界，平生所撰诗文结为《曝书亭集》。

《大悲院记》一文，载于《曝书亭集》卷六十七，其如下一段文字，颇有助今人了解当年大悲院的始建之况，文曰：“盖吾观于佛，独善彼所称观世音菩萨者，推其愿所至，欲尽斯人而登之善，其去孔氏之旨不远……禅人世高，结茅天津之衢，夏以冰，冬以茗果，施往来之人。而予友曹君实司武备兹土，捐俸钱，继之程工，庀材筑室三楹，题曰大悲禅院，而请记于予……曹君勇而好文，驭兵以严，而养民也惠，殆所谓可使治赋者也。夫浮屠之言，儒者疾之，以其无预于世、天下饥

溺而不思所以救也。世高用其师之说，独以大悲菩萨自托，则岂尽无意于斯人者哉？宜曹君之乐其人而信其道也。”

此段文字，至少为我们传出如下三点重要历史信息：

一是大悲院的草创者，为“禅人世高”，他“结茅天津之衢，夏以冰，冬以茗果，施往来之人”，其初建寺宇似颇为简陋。

二是最初对大悲院正式整建者，为“武备兹土”的朱氏好友曹氏，这位“好文，驭兵以严，而养民也惠”的地方官员，主动“捐俸钱，继之程工，庀材筑室三楹”，并为其取名为“大悲禅院”，还邀请莅津的朱氏为该寺撰作此记。

三是该寺创建者世高“独以大悲菩萨自托”，而朱氏亦“独善彼所称观世音菩萨者”，认为“其去孔氏之旨不远”，与他所尊奉的儒家学说在意旨上有某种相通之处，此应是曹氏敬重世高（“乐其人而信其道”），而朱氏亦愿为该寺作记的基础。

那么，朱彝尊究竟是于何时为大悲院撰作此记的呢？《曝书亭集》卷三十四所载《有春秋意林序》一文写道：“往予与高念祖同舟至天津……时岁在甲辰七月。”甲辰，即康熙三年（1664），这便清晰显示，朱氏之莅津，乃在康熙三年之秋，该记即应撰于此时，而此时当距曹氏整建大悲院竣工未久。

至于整建了大悲院的这位曹氏之名，《曝书亭集》中亦有所示，其卷六收有一诗，题为《八月十五夜集天津曹武备斌官舍分韵得床字》，诗下附有杨谦之注：“斌，嘉兴人，顺治乙未进士，官守备。”据此可悉，该曹斌为朱氏浙江老乡，系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再结合《天津卫志》中“部选守备曹斌”，“顺治十四年（1657）任”之记，便有理由确定：朱氏笔下“武备兹土”、出资整建大悲院的曹氏，无疑就是曾担任天津守备之职的曹斌。